

藝術春秋（特展專題）

巴比容畫派

— 胡梭、迪亞茲與米葉之間

L'École de Barbizon: Théodore Rousseau, Narcisse
Virgilio Diaz de La Peña & Jean- François Millet

王哲雄 Che-Hisung WANG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、研究所教授



胡梭肖像（納達攝影）

米葉肖像（納達攝影）

迪亞茲肖像（銅板腐蝕）

「我親愛的伍榭意：

首先你去看胡梭，他住在山峰路十三號，他有一幅畫是米葉畫的，這是一幅令人讚嘆的畫，剛剛帶到巴黎並打算以一千法郎的價格，送交國務部長。

我祈求你看看這幅畫，並將你的想法告訴美術部門的主管。在這趟拜會以後，你必須介紹一位買主向米葉訂畫。這是一項債務使得他做這樣的決定，因為那幅要送交國務部長的畫，價值在五千法郎以上。親愛的伍榭意，以你樂善好施之心，以你的智慧，一定要使這件事情成功。你對米葉的才華是了解的，他有他被器重之處。貧窮，加上家庭的重擔卻從未強求部裡為他的生活想辦法。我再向你重複一下，一件訂單，對他來說，你將是一位恩主，而且對整個藝壇也將是甚幸。鼓足你的勇氣及信念，你將會成功。我打算今天去看你，或者明日星期天，為的是要好好的跟你談這件事。特別提醒你，儘可能早一點去看那幅畫。再見，我親愛的伍榭意。

你最忠實的迪亞茲申謝在前」

Lettre manuscrite de Diaz à Houssaye, paris, le 2 Octobre 1852(Consultée à la Bibliothèque d 'Art et d 'Archéologie, Fondation Doucet, carton 12, peintres)

這是迪亞茲(Narcisse Virgilio Diaz de La Peña, 1807-1876)寫給法國藝術史與藝術批評家亞賀申尼·伍榭意(Arsène Houssaye)的一封信。回想當時我在巴黎第四大學傑克·杜雪藝術與考古圖書館(La Bibliothèque d 'Art et d 'Archéologie, Fondation Jacques Doucet)調閱此信的情形：必須將我的閱覽證及身分證一齊交給

圖書館管理員，而且必須坐在管理員身邊的閱覽桌，以便管理員就近監視，因為我所調閱的資料是「親筆信札」。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，親手摸到一百多年前，一位我所喜愛的畫家親筆的手稿。興奮、感動、嘆息，是我看這封法文書寫的原稿信件後，所產生的三段心緒。興奮，因為我親眼看到；感動，因為我被迪亞茲的真情



米葉 (Jean- François Millet, 1814-1875)
《春》(Le Printemps) 1868-1873
畫布上油彩 86 x 111cm 巴黎羅浮美術館



米葉 (Jean- François Millet, 1814-1875)
《牧羊人看守著羊群》(Bergère Gardant ses Moutons)
畫布上油彩 81 x 101cm 巴黎羅浮美術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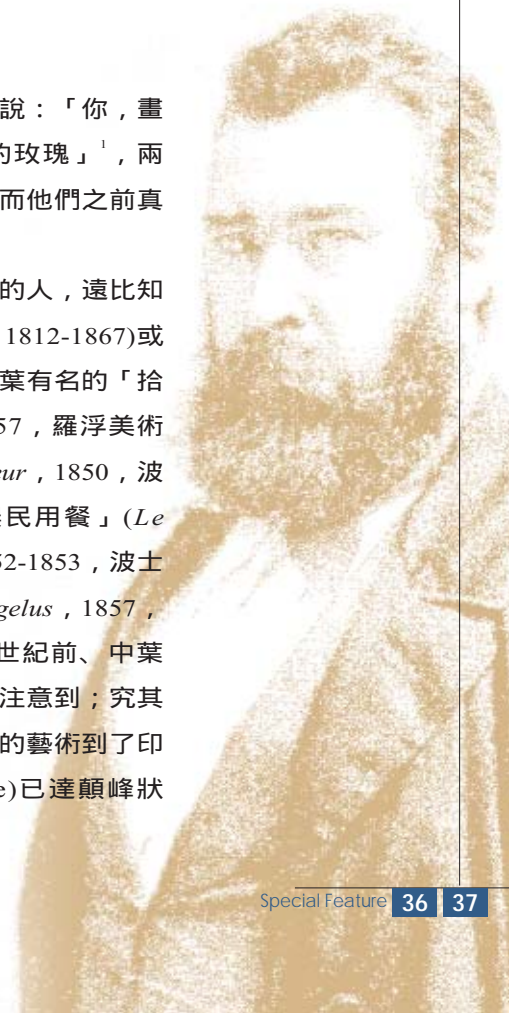
米葉 (Jean- François Millet, 1814-1875)
《拾穗者》(Les Glaneuses) 1857
畫布上油彩 83.5×111cm 巴黎羅浮美術館

軟化；嘆息，因為我發現如果我們每位藝術家都有這種心胸的話，該是多麼好。

很久以前，我就想將這封信公開給國內讀者，因為迪亞茲寫這封信的時候是一八五二年，他已經是一位「知名度」很高的畫家：一八五一年五月四日，政府機關報《Le Moniteur》刊出他榮獲「騎士勳章」(chevalier d'honneur)，這是「沙龍展」僅次於Officier de la legion d'honneur勳位的獎賞。而米葉(Jean- François Millet, 1814-1875)懷才不遇，仍舊無法被人珍視器重，而貧窮及家累，使他不勝負荷。迪亞茲在輝煌騰達之際，猶能不忘困苦中的畫友，珍惜他的才華，極力想替米葉找尋買主，雪中送炭勝過錦上添花；雖然他們之間的情感不幸在後來(1869-1870)因為繪畫

觀念上的差異—迪亞茲似乎說：「你，畫你的蓴麻；我，喜歡畫我的玫瑰」¹，兩人的友誼逐漸趨於冷淡，然而他們之前真誠的交往卻是不容置疑的。

在藝術圈裡，知道米葉的人，遠比知道胡梭(Théodore Rousseau, 1812-1867)或迪亞茲的人多。誰都熟悉米葉有名的「拾穗者」(Les Glaneuses, 1857, 羅浮美術館藏)、「播種者」(Le Semeur, 1850, 波士頓美術館藏)、「收割農民用餐」(Le repas des moissonneurs, 1852-1853, 波士頓美術館)、「晚禱」(L'Angelus, 1857, 羅浮美術館)。然而對十九世紀前、中葉的大風景畫家胡梭卻很少人注意到；究其原因，不外乎是因為風景畫的藝術到了印象主義(l'Impressionnisme)已達顛峰狀



態，使得一向只做人物陪襯之次等角色的風景畫，一躍而成為繪畫中最受歡迎的主題，莫內 (Claude Monet)、賀諾瓦 (Auguste Renoir)、西斯萊 (Alfred Sisley)、畢沙荷 (Camille Pissarro) 等人聲名大噪，以至於使那些開山英雄，像胡梭、迪亞茲、杜培 (Jules Dupré)、托華雍 (Troyon) 等人反而都被遺忘了。

胡梭不僅是巴比容畫派的大宗師，更是法國十九世紀前葉最偉大的風景畫家。波特萊爾 (Charles Baudelaire) 曾經在一八四五年「沙龍」展覽之時，寫了一篇評論文章，其中談到胡梭，他是這樣寫著：「在現代風景畫派中獨占鰲頭的應算是柯賀 (Corot)。如果疊奧多·胡梭願意出展，那麼最高榮譽屬於誰就值得商榷了，疊奧多·胡梭先生結集了一種天真質樸，一種至少與柯賀不相上下的新意，一種優美可愛和穩重的筆法。」²

胡梭於一八一二年出生在巴黎 Neuve-Saint-Eustache 街四號 (即現在的 Aboukir 街)，父親凱瑟琳·胡梭 (Pierre-Claude-Catherine Rousseau)，是從裘哈 (Jura) 沙琳 (Salins) 地方來巴黎經營裁縫業，他是「有責任感的人，無可厚非的正派商人，心地善良而熱忱」³。母親，露意絲·柯倫貝 (Adélaïde-Louise Colombet)，天生細緻靈巧，氣質高貴，是全家靈性精神的標幟，父母親的個性深烙小胡梭的心坎，對胡梭繪畫氣質的影響不能忽視。

胡梭自幼喜歡與自然為伍，曾到各處旅行作畫。十八歲時曾至一個古老的山區：奧維賀涅 (Auvergne)，他喜歡荒野的景色。一八三一年第一次參加了沙龍展，就引起批評家勒諾賀芒 (Charles Lenormant) 的注意，尤其在一八三三年的沙龍展，他展出一幅「葛蘭維海岸」 (Les côtes de Granville，現藏蘇聯隱修院博物

館 I'Ermitage)，批評家拉微洪 (G. Laviron) 寫道：「胡梭先生將空氣和陽光表現得非常真實，一種絕妙的溫暖 特別是那似乎才剛起草就緒的浮雲飄盪在陽光四射的大氣層裡，所有一切都是那般生動與蓬勃，就像是你在一個夏日的大晴天所看到的鄉村景色一模一樣。」⁴

從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八年，胡梭由於所送作品屢遭沙龍審查委員的退件，他乾脆就不參加。一八三六年九月至一八三七年初住到巴比容 (Barbizon) 甘尼 (Ganne) 先生所開的小客棧，就近到楓丹白露森林 (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) 去尋找荒蕪而無人問津的角落作畫。畫家兼藝文作家，布瑞東 (Jules Breton) 曾看到胡梭面對森林作畫的景況：「執著於他的研究和堅忍的掙扎，當他在森林裡作畫的時候，他一直坐在他可摺疊的帆布小坐墊，落葉罩身，有如披上一件大衣，脖子執拗地彎曲著，只抬起眼睛去注意觀察，如此的專注不動，就好像是一個裝蜜蜂的籠子一樣。」⁵

一八四九年，胡梭的名字又再度出現在「沙龍」展中，展出「林蔭大道」 (Une Avenue)、「森林出口，日落」 (Lisière de forêt, Soleil Couchant)、「秋天的大地」 (Terrains d'automne) 等三幅畫。在這些畫裡，胡梭所表現出的「單純」與「繁茂」的自然特性，曾喚起愛好自然人士的共鳴，雖然他還是不被大部分的觀眾所了解。這些作品為當時許多畫家所珍視，於是胡梭被視為是法國風景畫家的大宗師。⁶ 可是胡梭並沒有得到他應該得到的騎士勳章 (他只得到一面第一等獎章)，正在「不得志」之時，正好米葉因巴黎霍亂猖獗，而於六月二十五日舉家遷往巴比容居住。最初胡梭因不熟悉而對米葉保持相當距離，幾星期之後，二位畫家之間的友誼很快地建立起來。米葉就住在距胡梭不遠的

桑希耶(Alfred Sensier)的房子，他兩人真摯的友誼一直至死不變。

一八五五年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，胡梭被拿破崙皇帝提名指派為該會繪畫和版畫部門的評審委員(任命令：一八五五年一月二十日)。

他有十三幅作品參展，胡梭的聲望可以說達到顛峰，他得到前所未有的佳評及敬重，他已經是一位大師級的畫家。藝術批評家艾布(E. About)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胡梭參展的一幅「朗德的沼澤」(*Marais dans les Landes*)：「這是一幅光芒四射的小畫，水平如鏡，陽光迴照再也不能更簡潔、更真實了 它是完成的作品。」⁷

如果說胡梭在這年的世界博覽會中完全是以凱旋的姿態出現，而米葉卻只有一幅「嫁接樹木的農夫」(*Un paysan greffant un arbre*)展出；他的經濟情況完全沒有起色，胡梭看到這位好友的才華不被賞識，

內心非常難過，為了使米葉的信心恢復，也為了濟助他窮困的家庭，胡梭編造了一位美國富商對米葉的畫感到極大興趣，想以四千法郎的價格收購該畫的善意謊言，米葉信以為真，將畫交給胡梭，而胡梭則奉上四千法郎，這件事情於三年後，米葉才知道所謂的美國富商，原來是患難與共的好友胡梭。⁸胡梭之所以這樣做，原因很簡單，因為他非常了解米葉的個性剛耿，他絕不會無故接受別人的濟助。於是米葉和胡梭兩家成了形影不離的莫逆，他們常常有其他畫家像迪亞茲、巴釐(Barye)、杜米葉(Daumier)的陪伴。

胡梭在一八六七年的世界博覽會中，



胡梭 (Théodore Rousseau, 1812-1867)
《基哈赫山峰的邊界》(*Lisière des Monts-Girard*) 1854
木板上油彩 80 x 121.9cm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



胡梭 (Théodore Rousseau, 1812-1867)
《楓丹白露森林中的道路，雷雨效應》(*Route dans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, effet d'Orage*) 1860-1865
畫布上油彩 30 x 51cm 巴黎羅浮美術館

被選為審查委員的主席，論他的成就與聲望，理所當然的是最高榮譽勳位的得主，可是事與願違，他只得了四個榮譽獎章中的一個，於是感到非常失望。後來由於藝術批評家Théophile Silvestre(1823-1876)致書皇上陳明評審單位的疏忽，於是皇帝交代美術部門的首長紐威赫奎克(Nieuwerkerke)重新審核，是年八月十四日，政府機關報《Le Moniteur》發布胡梭獲頒Officier de la legion d'honneur的最高

而與世長辭。米葉柔腸寸斷，痛失知己，將胡梭安葬於巴比容附近的夏翼村(Chailly-en-Biere)，不久他也在一八七五年與胡梭九泉下會合，他的墳墓就緊靠著胡梭而立。

迪亞茲，這個名字，知道的恐怕更是屈指可數。這位一八七七年八月廿日出生於法國波爾多(Bordeaux)的西班牙血緣的畫家，父親叫做湯馬士·迪亞茲(Thomas Diaz)，是沙拉茫格(Salamanque)地方的中



胡梭 (Théodore Rousseau, 1812-1867)
《岩石風景》(Rocky Landscape)
畫布上油彩 90.5 × 117cm 海牙海斯堅特博物館 (Haags Geentemuseum)

勳位，並決定在八月十三日假羅浮美術館舉行頒獎典禮，然而胡梭由於腦溢血，不克前往領獎，只在《費迦羅報》(Figaro)上發表致謝辭說：「如果我的健康允許我去參加這場典禮，聆聽恭維賀辭，那麼我將對皇上的寬宏，永銘內衷。」⁹

儘管米葉夫婦日夜小心翼翼地照顧這位病情日趨嚴重的胡梭，經過最後一次病魔的纏身，這位一代宗師終於在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廿二日早晨九時，在他的莫逆米葉和遜歐(Tillot)的臂腕中嚥了最後一口氣

產階級家庭。為了要逃脫西班牙王約瑟夫·波拿帕特(Joseph Bonaparte)對他的政治迫害，舉家避難到法國。湯馬士不能安心地居住在法國，便由挪威輾轉至英國，三年後死於倫敦。迪亞茲的母親瑪琳亞·瑪妮耶拉·貝拉絲葛(Maria Manuela Belasco)只得以教授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來謀生，並撫養小迪亞茲。

迪亞茲十歲的時候又喪母，於是成了真正的孤兒，由一位叫培哈(Paira或Peyrat)的牧師收養。有一天，年輕的迪亞

茲在郊區默冬(Meudon)的高原草地上奔跑，累了，就睡在草地上。當他醒來的時候，他感到右腳劇痛，定眼一看，整個腳都腫起來，¹⁰據說是被有毒的蒼蠅叮到。¹¹由於一位村婦治療不當，潰爛現象產生，於是立刻將其送往醫院搶救。第一次緊急手術沒成功，第二次只得將已染血毒的腿鋸掉以保性命，後來以木腿充作義肢，迪亞茲常開玩笑地叫它：「Mon pilon」(我的木腿)。

稍長，為了生活，迪亞茲當過印刷實習生、店員、陶瓷繪圖工人。後來他想走純粹藝術的冒險生涯，他和蘇熊(François Souchon, 1787-1857)學畫，但時間很短，由於這位里爾美術學院的總裁是大衛(David)的學生，迪亞茲沒耐性與他學習學院派的繪畫。所以迪亞茲實際上並沒學到什麼就離開了。有一位迪亞茲的朋友，又是同鄉又同為蘇熊的學生席加隆(Sigalon)，他常常說：「迪亞茲有最美好的前途，如果他願意下工夫的話；這是一位自負個性甚高的色彩專家，多麼駕輕就熟！他作畫就像蘋果樹結果一樣。」¹²

迪亞茲是一位想像力充沛、講求即興偶發的畫家，「當他作畫時，熱情洋溢，揮灑著畫筆，投注在畫布上一幅受維克多·雨果(Victor Hugo, 1802-1885)東方色彩影響的浪漫主義，或當代如波濤起伏的戲劇性畫面，或埃及風味的景緻之大交融。」¹³

一八三〇年後，迪亞茲完全放棄作裝飾繪畫的工作，先以每幅五塊法郎的價格推銷他的繪畫作品，次年他參加官辦沙龍。一八三六年，迪亞茲到巴比容，在甘尼的小客棧渡過一部分的夏天，他和亞利尼(Aligny)到亞坡蒙峽谷(Gorges d'Apremont)一起寫生畫畫，看到他心目中所景仰的胡梭也在那兒對著大自然畫畫，「迪亞茲遠遠的跟隨著胡梭，就如同

一個食肉者嗅到新鮮的肉味。在休息的時候，迪亞茲鼓足勇氣，向胡梭請教他調色的秘方。胡梭以自然天真的現身說法解釋，而迪亞茲這位未來的色彩大師便使用起翡翠綠、金黃色。於是迪亞茲在既沒有人指導又無老師之下，求諸本能的密集應用；這實在是像點燃炸藥的信管而將一位門外漢，一下子蛻變成一位充滿詩意眼光的藝術家」¹⁴。桑希耶在他所著的《憶疊奧多·胡梭》一書中如此記載著。

迪亞茲在一八四四年的「沙龍」展出「巴培歐，楓丹白露森林」(*Bas-Bréau, Forêt de Fontainebleau*)等四幅作品，而獲得一面三等獎章，當時的名藝術批評家多黑(Theophile Thoré)特別欣賞迪亞茲的用色而寫道：「現在讓我看看迪亞茲先生，他對表現最明亮的光線絲毫無所畏懼，無所顧慮。他的畫就好像是一塊寶石。紅色、藍色、綠色、黃色，每一種色調是如此的爽朗，如此千變萬化，從他畫面的每一個部位，每一點散射出光芒；像是撒滿枝葉、虞美人、鬱金香和四散的花束在陽光照射下的花園；如同一位偉大的色彩畫師繽紛的調色盤。」¹⁵

是的，迪亞茲非常喜歡表現光線效果，他是陽光的歌頌者，伍樹意說得一點也不錯：「迪亞茲只有一位老師，那就是太陽()迪亞茲先生有一對絕妙的眼睛，時時陶醉於光線和詩意之中」¹⁶。迪亞茲雖然沒有胡梭的豪邁，也沒有柯賀的詩意，也沒有杜培的感情；他與這些大師卻可並駕齊驅，同在一個水平的畫家，就如同藝術史學家布賀提(Philippe Burty, 1830-1890)所言：「他(迪亞茲)是一位極少見的優雅的風景畫家。楓丹白露森林對這位最能表達它嫵媚情調的畫家，真有相對而感到遜色之慨。他看森林不是從它的宏偉，而是從秀麗的面向去體驗。」¹⁷迪亞茲是描述大自然優美歡暢一面最成功的畫家。



迪亞茲 (Narcisse Virgilio Diaz de La Peña, 1807-1876)
《楓丹白露森林，傑昂-得-巴黎高地》
(*Les Hauteurs du Jean de Paris, Forêt de Fontainebleau*) 1867
畫布上油彩 84 x 106cm 巴黎羅浮美術館

一八五一年五月四日，法國政府機關報《Le Moniteur》宣佈迪亞茲榮獲沙龍的騎士勳章。在領獎的那天，迪亞茲因為他所尊敬的胡梭未獲獎而感到不平，於是當

著美術界大官員的面前大聲喊叫：「向胡梭致敬，我們被遺忘的大師」¹⁸。大家都感到驚異可笑，然而迪亞茲對朋友就是這般耿直而講義氣。一八五二年起，他和胡梭及米葉之間的友誼非常親近融洽，本文起首的一封信就是迪亞茲在這個時候寫的，他是完全誠心誠意要支持米葉。他也是極少數能逗胡梭開懷大笑的人之一，因為他有一種好比哥雅(Goya)變幻莫測的幽默感。¹⁹

迪亞茲非常喜歡林布蘭(Rembrandt)、哥瑞吉(Correggio)、克羅德·洛翰(Claude Lorrain)、慕里歐(Murillo)、委拉斯貴茲(Vélasquez)、魯本斯(Rubens)、德·伍格(Pierre de Hooghe)以及荷蘭許多名畫家，其實這些畫家都是在色彩和光方面，有深刻研究與心得的人，難怪迪亞茲要說：「這些畫家都是明亮、光耀、魔術師，這些畫家都是我的同宗父執輩」；尤其他特別喜愛哥瑞吉，而說：「我就要走向他，



迪亞茲 (Narcisse Virgilio Diaz de La Peña, 1807-1876)
《楓丹白露森林》(*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*) 1874
畫布上油彩 39.3 x 57.3cm 漢斯美術館 (Musée des Beaux-Arts, Reims)

就像一隻蝴蝶飛向火把一樣；雖然有人批評他的作品柔弱，對形體的表現過於鬆弛，我，我只看到他的顏色和他閃爍的光芒；任何人如何討論他的素描，他的構圖，這些都不在乎；他使我喜歡，那就夠了」²⁰。如此，迪亞茲不是很印象派嗎？的確，畢雷(A. Billy)已經直截了當地說他是在還沒有創造出印象主義這個字之前，已經是印象派的畫家了。他比他同一時代的畫家前進了三十年。²¹迪亞茲有一個兒子叫艾米(Emile)，非常聰明，相當有繪畫才華，胡梭一直將他視為是自己的學生，不幸在一八六一年因病去世，迪亞茲痛失愛子，於是舉家到巴比容胡梭家渡聖誕節。五年之後，他又喪失愛妻，為了不使

他過於孤獨，巴比容的畫友們又拉他到那兒去，那時巴釐也在附近的夏翼村。

胡梭死後，迪亞茲以胡梭的莫逆和他的支持者的身分，在胡梭畫室拍賣之日(一八六八)，他以三千法郎買了一幅當初他認識胡梭的地方：亞坡蒙峽谷的一幅風景畫。

一八七六年，迪亞茲在芒凍(Menton)一處郊區散步時，不幸被一條蛇咬到，急救不得法，於是在十一月十八日米葉死後一年，也都接著離開世間了。遺體於十一月廿三日安葬於蒙馬特公墓。三位藝術家之間的故事距今已有一百多年，然而他們同甘共苦、彼此扶持的真摯感情，永遠留給後世芳香和充滿啟世意義的回憶。

註釋

- 1 Toi, tu peins des orties. Moi, j' aime mieux peindre des roses. , 見Philippe BURTY: *Maîtres et petits maîtres*, G. Charpentier, Paris, 1877. p. 367.
- 2 Ch. BAUDELAIRE: *Critique d'art* (藝術批評), A. Colin, Paris, 1965, t. I. "Salon de 1845", p. 60.
- 3 A. SENSIER: *Souvenirs sur Th. Rousseau* (憶疊奧多·胡梭), Léon Techener, Paris, 1872, pp. 8-9.
- 4 Gabriel LAVIRON et B. GALBACIO: *Le Salon de 1833*, librairie d'Abel Ledoux Paris, 1833, p. 366.
- 5 Jules BRETON: *Nos Peintres du Siècle*, Société d'édition artistique, Paris, 1899, pp.55-56.
- 6 Emile MICHEL: *Théodore Rousseau et les Peintres de Barbizon*, dans la "Revue des Deux Mondes", t. 27, 1er mai 1905, p.168.
- 7 E. ABOUT: *Voyage à travers l'exposition des Beaux-Arts*, Hachette, Paris, 1855, pp. 221-222.
- 8 A. SENSIER, *op. cit.*, pp. 226-228.
- 9 Théodore Rousseau寫給「費迦羅報」(*Figaro*)的一封信，刊載於1867年8月16-17日："Si ma Santé m'avait permis d'assister à cette séance et d'entendre ces Compliments, j'aurais gardé pour l'Empereur seul toute ma gratitude."
- 10 Théophile SILVESTRE: *Les artistes français, études d'après nature*, G. Charpentier, Paris, 1878, Ch. vi: Diaz, pp. 215-216.
- 11 Ph. BURTY: *Maîtres et petits maîtres*, Paris, 1877, N. Diaz, p.360.
根據其他著作，有的說是被蛇咬到(參閱Charles BLANC: Diaz, in "Les Temps", 6 décembre 1876; John William MOLLET: *The painters of Barbizon*, t. 2, pp.90-91; Henry Roujon: *Diaz de La Peña*, Paris, 1914, p.20.)
- 12 Théophile SILVESTRE, *op. cit.*, p.217.
- 13 J. CLARETIE: *Les peintres et les sculpteurs contemporains*, Paris, 1884, p.224.
- 14 A. SENSIER, *op. cit.*, pp. 96-97.
- 15 Théophile THORÉ: *Salon de Th. Thoré, 1844-1848*, Paris, 1870, Salon de 1844. p.36.
- 16 Arsène HOUSSAYE: *Salon de 1846*. Introduction, in "L'Artiste", 22 mars 1846, p.40.
- 17 Ph. BURTY, *op. cit.*, p.336.
- 18 A. Sensier, *op. cit.*, p.208.
- 19 A.SENSIER, *op. cit.*, p. 231.
- 20 Th. SILVESTRE, *op. cit.*, p.223.
- 21 A. BILLY: *Les beaux jours de Barbizon*, Pavois, Paris, 1947, p.70.